



獵狗

斯坦古著

獵 狗

斯 坦 古 著

王 建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獵 狗

斯坦古著

王 建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字數：240千

開本33.5''×46'' 1/32 印張10 $\frac{3}{8}$ 插頁 3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4000

定價 (6) 1.00 元



Zekane Staneu

B B2 12/01

我愛那青翠的山谷，
在那裏，我忘掉心頭的憂愁，
在那裏，我忘掉一切羞辱和苦難；
我也忘掉那些為奴隸們預備下的
閃着金光的監牢……

——阿·德柏拉吉亞努

第一章

山谷不是綠的；岡巒、田野和叢林也都毫無綠意。那年夏天，始終沒有見過一絲青翠的顏色。僅僅在春天，棕櫚節^①前後，田野上蒙有一層淺綠色的薄紗，像手織的絲頭巾一樣淡薄。農民們出來耕地的時候，緊皺着眉頭，痛苦攔住了他們的心。整整一冬，公牛吃的僅僅是洒了些鹽水的乾草，現在瘦得好像隨時都要斷氣似的。馬匹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年輕的小伙子們趕着公牛，一會兒好言好語地安慰一陣，一會兒惡聲惡氣地咒罵一頓，有時又用鞭子的柄敲打牠們只包着一層皮的突出的肋骨，或者敲打那曾經是又圓又肥的臀部。公牛在軛下掙扎，終於累得跪下了，彷彿在哀求說——雖然牠們是不會說話的動物——牠們

① 基督教徒慶祝耶穌勝利地進入耶路撒冷之節日，即復活節前的星期日。

再也不能前進了。然而，过了一会兒，牠們又重新撑持起來，像喝醉酒似的，搖搖晃晃地向前走着，勉強拖着那沉重的破犁。農民們把疲憊的身体的全部重量都靠在犁柄上。犁刀發出嚓嚓的聲音，把乾燥堅實的灰白色土壤大塊地翻轉來，泥塊硬得像石頭一樣，把沒有上蹄鐵的牛蹄擦破，把農民們污黑的赤腳也磨出了血。田地裏一條條長長的淡黃色的蟲子，被犁刀切做兩段，牠們也和土地一樣沒有了生氣。當土地的精華已經耗盡的時候，地上的一切也就沒有了活力。候鳥剛從南方飛來，這本該是濕潤的初春天氣，可是却有着一個像七月暑天一樣的太陽，無情地照射着茫茫的原野。

男人們在村子中心聚集着。大路從這裏轉向車站，變寬了。村公所也在这裏。村公所對面是那又小又破的學校，門道窄小，只有一間較大的屋子，裏面塞滿了長凳，都是很久以前用沒有鉋光的木板做成的。婦女們在家裏焦急得直絞手。我們這些孩子都跟隨着大人，但是總稍稍離開他們一些。要不是在這種年頭，我們一定都去玩了。可是現在，我們連一點玩的興趣都沒有，而且也沒有玩的力氣。我們只顧望着大人，听他們說話。但是听他們說話又有什麼用呢？他們所說的事沒有一件是令人高興的。然而我們還是傾听着。我們再沒有別的事可做了。從學校敞開着的窗戶裏，傳來了女教師培爾塔·琴貝努的聲音。她正在教孩子們讀書：

“我們有一個美麗而可愛的國家，有高山……”

她不是在隨口講解，而是在念教科書裏的課文。

“有長滿果實的大樹，有漂亮的少年……”

“我們走遠一點吧，免得我們說話的時候妨礙了培爾塔太太，也免得听了她給孩子們講的這些故事叫我們心煩。”

“她只講書上寫的事情……”

“有時候也講些書上沒有的事情……”

“而且她不單跟孩子們講，也跟我們講呢。”

格魯亞·波波齊納繼續向前走，後面跟着一羣人。他走到離學校遠一點的地方，才重新撐着手杖站住了。農民不願在路旁塵土中坐下的時候，總是那樣站着的。

女教師的聲音再也聽不到了。

離校門不到一百步的地方，有四家酒店，從清晨到深夜都大開着門。瓦固·勃蘇克的酒店正對着山民瑪萊希所開的那家。在這兩家酒店中間，只有一條路，過了小河，緩緩地斜下去，一直通到維奧麗卡村。湯瑪·奧契的酒店在村子較遠的一頭，酒店過去是村書記吉加·史坦納斯古的住宅和寬大的院子，再過去便是村公所。湯瑪·奧契近來百事都不如意，因為不久以前，那個時常給糧食商人跑腿的奧尼塔·加拉尼正對着他的酒店也開了一家。

這村子裏還有別的酒店：鮑博克的酒店在村子另一頭的斯坦尼古茲路上，布古爾的酒店在靠近車站的地方。在維奧麗卡村裏也開着幾家酒店。然而，現在這些酒店差不多都是冷清清的。只有村子裏的那些拿薪俸過活的壞傢伙，還跨進酒店的門檻；此外還有那位老嚷着喉嚨上火的托米察·布尔布克神父，以及幾位倉廩豐足，對於這次旱象已成的災荒毫不在意的闊佬。

“現在已經這樣熱了，到了夏天還不知要熱得怎樣呢？”

“恐怕整個大地都會燃燒起來哩，格魯亞大叔……”

“但願如此，我希望到處都燃燒起來，把大地上所有的人燒死算了。”

格魯亞·波波齊納是個將近四十的農民。家裏有一大羣兒女。大兒子達尼勒想趁自己輪到去城裏服兵役以前能找到一個僕

役的差事。格魯亞·波波齊納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大得連他那濃密的眉毛都遮盖不住；同样的，他的鬍子虽濃，却也遮不住他的嘴唇，並且像他父親的一樣，開始有點花白了；他的面頰瘦削而枯乾。他對派斯古·奧羅格說的話很不以為然。

“你說，把大地上所有的人都燒死，那是不可能的，派斯古。我們會給燒死，可是地主老爺們却依舊會平安無事。他們會到涼爽的山裏去避暑，或者就像培尼亞薩的米利亞里齊老爺那樣，乾脆帶了太太到外國去住。”

“對啊！地主老爺們是會平安地渡過一切災難的。”

“他們能夠賺到大批的錢，全靠我們的双手在替他們幹活啊。”

“他們只繳很少的稅。”

“他們肯繳就算不錯了……”

“輪到他們服兵役的時候，他們就變成軍官啦……”

“在這兒他們用馬鞭或木棍打我們，到軍隊裏就用皮鞭子拚命抽我們。”

“你以為只是用皮鞭抽人嗎？他們还用刀背砍人呢！”

“还用拳头打。”

“还用脚踢。”

“他們把你推倒在地上，用雪亮的皮鞭踩你，一直踩到你進出血來。當兵的滋味我是嚐過的。”

“我們誰沒嚐過？誰沒吃過當兵的苦頭？”

這些人正在你一言我一語地議論着的時候，托米察·布尔布克神父，眼睛和鼻子紅紅的，從瓦固·勃蘇克的酒店裏走了出來，往學校的籬笆上一靠，混在這羣人中間。農民們向他微微地點了點頭，就算是回答他的招呼，也有些年紀大些的人摘下了皮帽。

“唉，唉，孩子們，你們就不能住嘴嗎？哪能有不打人的軍隊呢，孩子？沒有的。挨打是主的恩賜呀……”

“布尔布克神父，您倒會說風涼話，反正永遠輪不到您去當兵，而且也不會輪到您自己的兒子，您送他們倆進了學校，好叫他們將來也能當神父……可是我們呢……一點辦法都沒有。一想起我的達尼勒將要在軍隊裏吃到的苦頭，我就發抖。”

“不打人的軍隊是沒有的，我的兒子……假如你們值得我打的話，我就把你們帶到教堂裏去了……”

“您為什麼不打我們呢，布尔布克神父？”

“我是教會的人啊，我的兒子……”

“教會的人！……那您為什麼罵我們呢，布尔布克神父？”

“罵你們？有時候不過說你們一兩句罷了……”

“恐怕不止這樣吧，布尔布克神父……”

在村子裏充當義務號手的退伍老軍人狄斯，想出头替神父說話。因為像所有老年人一樣，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逗留的時間不長了，所以時常到教堂裏去。

“不要跟布尔布克神父瞎鬧了，格魯亞。你幹嗎老是跟他老人家過不去？他雖然罵了我們，可是還為我們向主祈禱，請求赦罪呢……一八七七年我們和土耳其人打仗的時候，^①是他老人家的父親，老布尔布克神父接受了我們的懺悔的，主才真的保佑我們平平安安地回來了……”

“我們這裏奧米達有多少人參加了戰爭，狄斯大叔？”

“七個人，格魯亞，只有七個人，因為那時候我們這個村子還小得很呢。”

① 指一八七七年俄國和土耳其之間的戰爭。戰爭結束後，羅馬尼亞在俄國扶植下取得了獨立。

“回來了幾個人？”

“唉，就我一个，其餘的人都把骨头留在潑萊夫納了。”

每逢星期日的早上，女教師培尔塔·琴貝努總要帶我們去教堂——我們這羣學生是規定每星期日都得去教堂的。在那個教堂的牆壁上的許多聖像之間，掛着一個帶框的木牌，上面用印刷體寫着六個名字：

楊·奧濃里亞

喬奇·華西里

斯坦·楊斯坦

伊利亞·勃萊育

歷克山德羅·弗洛里亞

尼古拉·克雷多

名字周圍畫着一圈綠葉，下面用較小的字體寫着：

光榮歸於

為祖國捐軀的人

我們都光着腳，沒有穿多少衣服，教堂裏又很冷，腳下的石板地像冰一樣，我們凍得直發抖，只覺得牙齒在格格地打戰；我們用破衣服的袖子擦擦鼻子，但仍舊默默地，一動不動地排着隊站在那裏。我們望着那塊寫着戰爭中犧牲者的名字の木牌，想猜出他們是些什麼人；我們望着那些用廉價顏料畫在牆上的乾裂的聖像。它們的衣服因年代久遠裂了縫，上面的顏色已經東一塊西一塊地剝落了，露出了牆壁上紫色的粉底。聖人們的衣服，看來就像是從同一塊粗布上撕下來的碎料補綴成的。我們默默地望着聖像，聖像也默默地望着我們。我們眨着眼，聖像瞪着眼，它們的眼睛呆板無神。

那時神父和唱詩班的人用鼻音哼着莫名其妙的經文，他們念

的真快。我們偷眼看看教堂裏另外的人：在一个角落裏站着三四个老太婆和三四个老头兒，前边，近祭台旁边的舊木長椅上，坐着村子裏的闊佬和他們的太太，每張長椅的靠背上，都用黃色大字寫着佔有人的名字：

姚達克·狄曼

伊利亞·依羅特

格契·凱雷巴士

杜米特魯·凱雷巴士

酒店老闆們也佔着幾排長椅，虽然差不多總是空着，但也絕對不許別人坐。母親有時候也到教堂去，就只站在角落裏。村子裏的窮女人都站在角落裏。行祝福禮的時候，也總是闊佬們搶先跑上去。他們坐的地方离布尔布克神父司祭的祭台最近；又因为他們往布施箱裏扔的錢多一些，布尔布克神父也就更加鄭重其事地為他們祝福。他走到我們面前的時候，只是隨隨便便地洒些聖水在我們的鼻子上，下巴上，耳朵上……我們並不在意。我們再抬起頭來望望那些破破爛爛的聖像，覺得讓他們孤單單，一動不動地留在这冰冷的地方，心裏很不过意，但是我們還是走掉了。聖像眼巴巴地看着我們离开。我們走了，它們就繼續瞪眼望着那些被神父拖住在祭台边談話的闊佬們，只有他們穿着沒有補釘的暖和的厚外套……我們回到家裏，要是爐子還有點熱氣的話，就尽量挨近爐边取暖……

“在打土耳其人的那次戰爭中，死了很多人……”

“死了很多，格魯亞，当然死了很多，打仗總要死好多人的。”

“布尔布克神父，在那次戰爭中，又死了多少地主呢？”

“大概也死了幾個当軍官的地主吧，但是他們不可能死的很

多，因为地主本來就不多，……”

“既然地主不多，為什麼田地呀，山林呀……一切東西都是他們的呢？”

“唉，兒子，法律上規定每個人都有權利佔有他繼承來的財產和他一生中積聚的財富……”

“他媽的法律……”

“凡是農民就該去打仗，因為他們人多。不論他們死了多少，總會剩下很多……要多少兵就有多少兵，兒子們，這是实实在在的……”

一八七七年的戰爭，在每個人的心裏，依舊留着鮮明的印象。大批的俄羅斯軍隊，順着露希·特·維迪通來的大路，穿過我們這奧米達村，向多瑙河前進。村裏的人都來接待那些在河邊草地上的帳篷裏睡了一夜又休息了一整天的俄羅斯步兵和那些在山岡上支起了帳幕、燃着營火的哥薩克騎兵。據那些親眼見過他們的老年人說：俄羅斯人多得像森林中的樹葉，田地裏的野草。他們像一股緩慢的、宏大的水流向前湧去。他們停留在村外的時候，就和婦女們一起唱歌跳舞；他們像長期旅行後疲勞的人那樣休息了一會兒，再繼續前進……第二天傍晚，又來了許多，他們在土爾奴沿着多瑙河岸散開，從各處進入對岸的保加利亞。

後來，戰事最緊張時，一批批狼狽的土耳其戰俘，也經過這條大路被押送到露希·特·維迪去。他們有些人在路上凍死了，倒在雪地裏，永遠起不來了。一年多以後，戰爭結束了，俄羅斯軍隊才向東撤退，回到他們的本國去。

“那一次我們死了好多兵。可是我們的軍隊又算得了什麼，一共沒有幾個人，俄羅斯人死得還要多，他們過了巴爾幹半島一路向前打去，一直深入到土耳其帝國境內……”

那个白鬍子的老战士，目光不停地閃爍着，他的目光依然明亮而銳利。也許他又想起當時衝鋒前的情景；也許他又听到了那振奋人心的軍号。他把那支軍号帶回家來，現在就掛在村公所的牆上，号口已經有點走样了。

“死了很多俄罗斯人，死了很多兵……因为在战争中死的都是兵……我們是我們貴族的奴隸，他們又是他們貴族的奴隸。”

“一八七七年那次战争，总算免除了我們向土耳其人納稅了，然而从那時起，富人还是越來越富，窮人的家还是越來越窮，越來越空。”

格魯亞·波波齐納心裏很憤恨；他的憤恨不但表現在他的話裏，而且也表現在說話的聲音裏。他的聲音当然是不会美的；這是一種淒涼的聲調，就像一個伤心的人，為了解除苦悶而吹奏出來的笛聲。

“你為什麼老是挑地主和有錢人的錯呢，格魯亞？”

“你讓我挑誰的錯呢，布尔布克神父？難道讓我挑那些跟我一樣可憐的人的錯嗎？”

“你这样早晚要吃虧的，格魯亞，你会倒楣的，孩子。”

神父搖著頭走開了。他走進另一家酒店——瑪萊希的酒店。从清晨到日落，他把所有的酒店都走遍了。

“神父的喉嚨一定又上火啦，一定的！……”

“村書記的喉嚨一定也是一樣……”

“還有憲兵隊長尤維泰的……”

“太陽像火一樣，旱災就要來了……”

學校的鈴声响了。孩子們從學校裏溜了出來。火熱的太陽無情地照在他們頭上，他們已不像平時那樣的跳跳鬧鬧，把村文書鬧得走出籬笆來責罵他們。他們現在只是安靜地坐在地上，躲在

学校牆下的狹長的陰影裏。

“我們的孩子都要餓坏了。要是不下雨，再旱下去，我們都要餓坏了。”

“我們不会挨餓的，格魯亞，政府会幫助我們。”

“你好像还不知道政府到底是怎麼回事似的，派斯古……”

派斯古·奧羅格沉思了片刻，然後說道：

“那末，如果政府不幫助我們，地主老爺們也許……我們在他們的田裏幹活，我們是他們的奴隸，他們不会看着我們餓死的。”

“看來你好像也不知道地主是什麼人似的。派斯古……地主不就是政府嗎？政府認為我們只能替他們當兵、打仗、納稅、種地……他們嘴裏所說的幫助，就是給我們一條繩子，讓我們自己上吊……”

人們的臉色都顯得更加陰沉。耀眼的太陽已經爬上了天頂；大地被它無情的光芒照射得更加灼熱了。

那年冬天很冷，而且非常乾燥，雪下得有一寸厚，落在冰凍的地上，就變成了風的玩物，被它當塵土一樣吹向各處。

當那無雨的雲在天空中飄揚着的時候，春天裏佈滿大地的一種清新的空氣很快就消失了。一犁頭深，一鋤頭深，或者比這還要深的土地裏，沒有一些水分，完全是乾的。

復活節前，保加利亞人從多瑙河對岸到這裏來準備耕種他們在河這邊的菜園的時候，不禁大吃一驚。

“我們以為僅僅在保加利亞才有鬧旱災的跡象，誰知道你們這裏的情形還要厲害。”

每年春天，那條河裏的流水看起來都像要氾濫的樣子，有時

候也真会氾濫起來，把半个村子都淹在水裏，可是現在它却变成了淺淺的一道細流，你可以一躍而過，連脚都不會打濕。

“山岡上也沒有下過雨。”

“深山裏也沒有下過雪。”

“從有世界以來，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冬天和春天。”

“我們不能靠這條河了。”

“一兩個星期之內，它會完全乾掉的。”

勤勞刻苦的保加利亞種菜人租種這塊地已經許多年，他們是
不會毫不掙扎就甘心放棄的。他們用每天三十彭尼^①的代價，叫村
子裏的少年們扛着鏟子到這裏來，在肥沃的黑色土地上掘井挖溝。

“即使要挖到地球的中心，我們也得挖出水來，澆我們的菜。”

然而種菜人卻並不需要挖到地球的中心。

從前，你要想在草地上挖一道溝的話，只要挖到一人深，澄
清的水便會從剛挖的溝壁裏湧出來；如果你想挖到一個水量很多
的冷泉，只要再多挖三四呎深也就夠了。

然而現在，種菜人卻得叫孩子們挖三四倍深，才能得到水。

“水藏在地底下很深呢，巴依·喬奇……”

巴依·喬奇是種菜人的頭兒；睡覺的時候，他把錢袋枕在自
己的腦袋下面，白天就纏在他的咖啡豆顏色的闊氈腰帶裏。這時
他低下頭去看着溝裏冒出來的一細條閃光的水流，搔了搔耳朵根。

“恐怕要鬧一場連我們祖先都沒見過的旱災哩……”

“跟着旱災一起來的是飢荒。”

“對了，那你們這些人可就糟了。我听家裏來人說，雨水很可
憐我們，總算在地上洒了幾滴。”

^① 羅馬尼亞貨幣名，一百個彭尼等於一個列伊。

“这真是可怕啊，可怕啊，巴依·乔奇……”

少年們拿了种菜人給的錢，就跑到車站去，在地主莊園附近的麵包店裏買了黑麵包。他們把麵包挾在腋下，在回家的路上一塊塊地掰着吃。

“保加利亞人沒有工作給我們做的時候，我們怎麼辦呢？”

村民們从早到晚望着天空，期待着会有一朵黑雲佈在天空中，把一陣細雨洒到田野和草地上。然而，天空却依然晴朗無雲，呈現着像亞麻花一樣的深藍色，太陽也似乎离着地面近了一些，用它無情的火焰烤灼着大地。

“我們怎麼辦呢，波波齐納叔叔？我們還要把种子播到田裏去嗎？”

“是的，我們要播种。也許会下點雨。……”

“地主們還沒有叫我們去替他們耕田。他們似乎還不覺得春天已經來了……”

“閩佬們不願意种玉米和裸麥，怕白丟了錢。一鬧旱災，播下去的种子就完了……他們不肯隨便冒險。可是我們得冒一下險。我們不能一切都靠命运。也許会下點雨的……”

農民們虽然費了很大的勁，犁过的还只是小塊的土地，他們的馬匹已耗尽了精力，他們自己也弄得精疲力竭。他們在那些石头一样坚硬的大塊白土裏种下了玉米和小米。他們對於雨的盼望是那样熱烈，對於雨的期待是那样急切，因此他們絕對不相信他們的盼望不能实现，他們的期待会得落空。

我們这些孩子，想按照我們小時候听人講过的那种办法，把那些看不見的神灵瞞住，騙过他們。我們聚集在井台的周圍，打上一桶水來，潑在一堆土上。我們把濕土在手裏捏成兩個小黑泥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們把它們放在洋鉄盤子裏，在太陽

底下晒着，太陽立刻就把它們晒乾了。我們圍在兩個乾泥人的四周，仿照着看守屍體的習慣，光着頭，從內心深处發出了悲痛的哀号：

太陽的爸爸死了……

雨水的媽媽又會活起來……

我們假裝為太陽的爸爸的死亡而悲哀。有時候我們裝得实在太像了，眼淚真的會順着面頰流下來。我們把兩個乾泥人拿起來，把男的埋在土裏，一面哀号着：

太陽的爸爸死了……

另外的一个我們就拋到井欄裏去，唱着：

雨水的媽媽又會活起來……

泥人濕了，碎成了片片。水變成了泥漿，我們就把泥漿潑在女孩們的臉上。

然而那神秘的、看不見的神靈並沒有被我們騙住。太陽的爸爸沒有死，雨水的媽媽也沒有活過來。太陽光仍然照射着、烤灼着大地。空氣仍然像熔化了的鉛那樣炎熱。

秋天播種的剛剛抽出芽來的小麥，已經發了白，乾枯了。有些地方長出來的玉米，也僅只有耕田人的腳踝那麼高，沒有一點綠色，卻像被一個巨大的火滾子在上面滾過了似的，變得幾乎焦黑了。長出來的幾枝草莖已經乾枯了，被腳一踩就斷掉，碎成粉末。

有時候一陣風吹來，也就像從一個熱火爐裏吹出來似的，烘烤着田野。這時候就會有一陣灼熱的塵烟從地面升起。

槐樹的樹枝上長着淡黃色的小葉，在地面上映出了一個稀疏的樹蔭，就像一個細長的骷髏的影子。

甚至夏季還沒有來到，河水就乾涸了。河床底下的泥漿變成